

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扩展至全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的精神，文化部、财政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2015年“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

《通知》指出，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培育文化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转型升级新的支撑点，可以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重要贡献。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将按照“中央引导、地方为主、社会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确定一批试点城市，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作用，以点带面，形成若干行之有效、可持续和可复制推广的促进文化消费模式，

推动我国文化消费总体规模持续增长，带动相关领域消费，不断增强文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通知》强调，试点工作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要始终将促进文化消费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夯实文化消费基础，改善文化消费条件，培育文化消费习惯，提高文化消费的便利性，加速释放居民文化消费需求。

按照《通知》要求，本次试点时间为2年，各省(区、市)可推荐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首府)城市和其他1个地市级城市参加试点工作。申报试点城市需根据当地文化消费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包括总体设计、保障措施、数据采集和统计等方面的内容。(曲晓燕)

新经典文化战略投资国际出版市场

本报讯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此举标志着新经典文化开启了战略投资国际市场的布局。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俊、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社长菲利普·毕基埃等出席发布会。李敬泽在致辞中表示，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长期以来对法中文化交流保持着极大热忱，相信通过与新经典公司的合作，能够让世界听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其创始人菲利普·毕基埃是法国资深文学编辑。据介绍，自2000年起，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开始将中国当代文学列为翻译和出版重点，出版计划涵盖了当代中国很多一线作家，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以及王安忆、阿来、苏童、韩少功、毕飞宇、迟子建、格非、方方、余华、梁鸿、李洱、范稳、小白、李娟等。

目前，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的中国文学丛书已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这些作品都能进入法国主流发行渠道，法国读者可以在书店里买到。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陈丰认为，出版社实力的提升，不仅可以更好地让中国当代一线作家及作品被欧美读者所认知，而且能让出版社有余力持续开发、挖掘中国新生代作者的优秀作品，将他们推介到国际市场。她表示，未来几年，新经典还将在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所在地、法国的普罗旺斯设立中国作家创作基地，不仅让中国文学走出去，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一个良好的海外创作环境。(杨文)

《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在苦难中坚守爱与宽容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在父亲离世的第6年，我完成了这本书，而今天它能够在大陆上市，我觉得，是我这一生最振奋的事。”4月30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背影：我的父亲柏杨》研讨会上，柏杨长子郭本城的一番深情追忆，让严肃融洽的会场氛围多了一份温情。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病逝。5年之后，郭本城开始撰写柏杨传记，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推出的《背影：我的父亲柏杨》。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以及崔道怡、周明、范咏戈、胡平、李炳银、何向阳、贺绍俊、白烨、李宏伟、梁海春、李朝全、红孩等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背影：我的父亲柏杨》详述了柏杨幼年后被母凌虐、少年失学、战乱从军、冒名读书、远渡台湾以及10年小说、10年杂文、10年著史的人生经历，重温了柏杨的苦难与抗争，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感悟。作者希望通过这部回忆录，呈现柏杨“爱好和平的精神”、“诚信宽恕的思想”、“坚忍卓越的毅力”，希望能够为中华文化的承续和两岸亲情的绵延贡献一份力量。

与会者认为，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部传记为柏杨思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我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以及台湾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就文学意义而言，这部作品感情丰沛、可读性强，为普通读者了解柏杨、了解台湾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尤其是柏杨对祖国、对故乡矢志不渝的深情，在屡遭厄运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博爱和豁达，会深深地感动两岸读者。

研讨会上，郭本城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该书签名本，吴义勤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捐赠。

柏杨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渊源深厚，曾在台湾、香港多地争抢其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排除干扰选择了“重回大陆”。2006年底，柏杨在台北将大批文献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成立柏杨研究中心，为海峡两岸及世界华文文学界走近柏杨、研究柏杨、鉴赏柏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觅)“文洁若与萧乾的岁月文章——萧乾《文章皆岁月》新书分享会”日前在京举行。此次活动由北京阅读季活动组委会和重庆出版社北京华章同人联合主办，萧乾夫人、89岁高龄的翻译家文洁若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

《文章皆岁月》为萧乾晚年所作的散文和随笔集，今年1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篇目均由文洁若亲自审定。该书向读者展现了萧乾晚年触及灵魂的自省反思与人生沉淀，书中作者对自己的人生过往毫不遮掩，如实记述他的公允和自卑、勇敢和软弱、谨小慎微和坦诚担当。

活动现场，文洁若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忆萧乾的故事，讲述她和萧乾因读书结缘的爱情，分享她和萧乾人生的悲欢起伏。文洁若表示，她一生的成就，就是翻译图书和保护萧乾。萧乾晚年写了很多自省和反思的文章，他对自己受过的曲解并不做刻意辩解。在《文章皆岁月》中，读者能看到一个最本真、最直白的萧乾。

“这本书是萧乾晚年的心灵之旅。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把自己人生的遭遇，把他历尽沧桑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五一十，不加粉饰，和盘道出，其坦诚、率真甚至超出我对他的认知。有些心灵的剖白，我一度担心发表出来会给他带来争议。事实上，因有些文章过于坦白引发的对他的误解至今也还存在，但我对他的勇气和担当自豪。”文洁若说。

文艺报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4005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49

挥泪送别陈忠实

——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八百里秦川云雾深锁，终南山下江河无言。5月5日上午8时，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当代杰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陕西省西安市殡仪馆举行。数千名文艺界人士和各界群众参加仪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专程来到西安，代表全国文学界，与陈忠实深情作别。

陈忠实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29日在西安病逝，享年74岁。

陈忠实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对陈忠实逝世表示哀悼，对陈忠实家人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陈忠实病重期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专程到医院看望。

陈忠实1942年生于陕西西安灞桥区西蒋村，1965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陈忠实文集》《陈忠实小说自选集》《白鹿原》《生命之雨》等著作100余种。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出版。《白鹿原》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是被改编最多的当代文学经典之一。

遗体告别仪式现场肃穆凝重，哀乐低回，大厅上方高悬着“沉痛悼念陈忠实同志”的黑色条幅，中间悬挂着遗像，两

侧挽联低垂：“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忠实现格，笔蕴千钧担天道”，“终南气象，灞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音”，这是对陈忠实一生为人、为文的贴切写照和总结。陈忠实静卧于白色鲜花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颈下所枕的正是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鲜花制成的“永远怀念”四个大字置于遗体前，诉说着人们最真挚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怀念。

铁凝、李敬泽等在陈忠实遗体前肃立默哀，在哀乐中向遗体三鞠躬，并与陈忠实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陕西省副省长姜锋主持遗体告别仪式，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桂介绍了陈忠实生平。中央有关部门，陕西省委、省政府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马中平、韩勇、郭永平、魏民洲、毛万春、胡悦、白阿莹、孟祥林、黄道峻、贾平凹等参加告别仪式。

人们佩戴白花，排成长队，前来为陈忠实送行。其中有陕西省各界人士、文化艺术界代表，更多的则是操着陕西口音的、来自陈忠实家乡的群众。大厅一侧的屏幕上渐次出现陈忠实生前的一张张照片，音容笑貌亲切如往昔。他笑得灿烂，总在田间地头和老乡们缠在一起；他写得辛苦，常常一拿起笔就到深更半夜；他善良豁达，热忱质朴，对登门拜访的乡里乡亲几乎有求必应……在他离开的时候，人们风尘仆仆从北京、上海、黑龙江、四川、甘肃等地以及陕西的

各个地方赶来，送他最后一程。殡仪馆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们，大家带来了各种版本的《白鹿原》，有人展开了专门写的悼念长诗，表达哀思，更多人擎着报刊特别制作的“送别陈忠实专号”，一排连着一排，一片又一片，这是老百姓对一位作家最高的褒奖。人群中，不时有人高喊：“陈老师，我们送您来了！”“陈老师，您一路走好！”来自陈忠实家乡西安市灞桥区的74岁老人王吉仲在儿子的搀扶下来为陈忠实送行，他含着泪说：“上世纪60年代，陈忠实作为下派干部在我们村工作过几年，他为人质朴诚恳，心里总是装着百姓。”这些凌晨即起、迎着晨曦赶来的人们就是为了今天再郑重地看看他，再向他深深鞠躬，记下他刀刻一般的皱纹，爽朗憨直的笑容，永远惦念他74载春秋大写的人生。

作别陈忠实的铁凝难掩哀痛，不时拭泪。就在前一天，铁凝和李敬泽代表中国作协专程前往陈忠实家中吊唁，悼念逝者，慰问亲属。铁凝回忆起与陈忠实交往共事的点滴，谈起陈忠实为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和中国作协工作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她表示，陈忠实视写作为生命，一部《白鹿原》是他留给人们的杰出作品，他以不朽的作品捍卫着文学的神圣。以他端严正大、忠厚率真的人格品格，成为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上一个非常耀眼的文化标识，她相信这种精神力量会一代代延续下去，酝酿出优秀的高峰之作。

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成立

本报讯 在中国作协和重庆市作协的指导下，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近日正式成立。中国作协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出席成立大会。

陈崎嵘对重庆市网络作协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说，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为标志，我国网络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网络文学以百万网络作者、每天亿字更新、数亿文学网民的巨大体量，实现了全民阅读、全民写作。网络文学已成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少年的重要阵地，成为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重要载体。

雪漠推出新作《深夜的蚕豆声》

本报讯(记者 行超) 甘肃作家雪漠的丝路主题小说集《深夜的蚕豆声》以一位西部本土作家向前来采访的西方女汉学家介绍中国丝绸之路为线索，引出19个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发生过的事，全景描绘、立体呈现了“丝路众生相”。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的“雪漠‘故乡三部曲’与西部写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上，陈晓明、陈福民、邵燕梅、贺桂梅、杨庆祥、从治辰、饶翔、徐刚等就雪漠的艺术探索、写作姿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会者认为，雪漠是有精神追求、有精神高度、有精神信念的作家，他独特的存在方式，他对文学的理解和态度，都很值得批评家去关注和探讨。雪漠对西部的书写，不是直接把日常经验临摹进作品，而是像灵魂一样附着在西部大地上，用生命激活西部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以及那些来自大地深处的神秘经验。陈晓明谈到，雪漠的写作有

他希望重庆市网络作协发现和培养网络文学人才，为网络作家做好服务工作，引导网络作家走正路、出精品，担负起网络文学的时代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学责任。

重庆活跃着一支几千人的网络作家队伍，其中不乏在全国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神级作家。他们创作成果颇丰，同时引领和团结了一大批网络作家。重庆市网络作协的成立得到了重庆市各级政府特别是九龙坡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小桥老树任名誉主席，静夜寄思任主席。

(肖惊鸿)

一种神话思维，他的作品在重构西部神话的同时，也对我们固有的善与恶、人与神、人与动物等常识提出了挑战，对人类超越生命界限的可能性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深夜的蚕豆声》与长篇小说《野狐岭》、长篇自传体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共同构成雪漠的“故乡三部曲”。它们呈现了西部的三种风貌，定格了雪漠心中的三个故乡：《野狐岭》中是大漠飞沙英雄奇幻的故乡，《一个人的西部》中是父老乡亲人生奋斗的故乡，《深夜的蚕豆声》中是本土向世界讲述的故事里的故乡。雪漠在后记里重申了自己“定格一个真实的西部”的雄心，也表达了对远行甚而消失的西部故乡的怀念和期待：“丝绸之路上的那个西部已经消失了，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消失了。一切，正在成为一种绝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在等待着一回响。”

穆旦诗歌文化展走进北大校园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日前，一场以穆旦诗歌为主题的“我所得到的 不过是失去的生活”文化展览活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此次展览由北京大学培文馆客座研究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凡客诚品创始人陈年担任策展人，邀请专家学者、高校学子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力求使观众感悟诗歌魅力，鉴赏诗歌意境，营造“传承经典、诗词育人”的良好氛围。

穆旦原名查良铮，是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谈及策划此次展览的初衷，陈年坦言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穆旦的诗歌。他从18岁开始接触穆旦作品，如今近30年过去，这些诗歌读起来依然让他感到激动。陈年表示，穆旦的作品不是一味抒情，抒情背后拥有的冷静，才是其横跨几十年依然生命力强大的原因。

此次展览的图案由设计师周南创作，他将穆旦



每首诗的意境绘制成现代抽象图案，而凡客诚品又将这些诗歌和图案搭配印制在T恤衫上。陈年谈到，自己很希望把喜欢的东西通过自己的品牌传递给更多人，体现文化生活的理念，弘扬诗歌文化。

为批评营造另外的意义空间

□李德南

关于批评和文学的关系，斯坦纳有一个说法：“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就有种被照亮的感觉。我个人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就是我所追慕的。我并不认为从事批评是一件苦差，从中我时常得到很多的快乐。然而，在当下从事文学批评的工作，也并非没有遇到困难与困惑。困难既是个意义上的，又是公共的。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文明历程的全球转向，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说法，这是从印刷文明转向视听文明，也是从阐释时代转向娱乐时代。在他看来，18和19世纪是包括纸质书在内的印刷品盛行的年代，那时候，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惟一的消遣，公众事务也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的。思想的表达、法律的制定、商品的销售、宗教的宣扬、情感的表达等等，都通过印刷品来实现。阅读印刷文字的过程，则能促进理性思维。他举例说，“18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波兹曼把印刷文明占主导的那个时期称之为“阐释年代”，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以电视为元媒介的视听文明的崛起，“娱乐时代”开始出现。公众沉醉于种种娱乐消遣，不再喜欢阅读，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理性地思考。电视正把已有的文化转换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公共生活、精神生活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浮。不管是政治也好，还是宗教、教育也好，都成了一种娱乐业。

在这样一种文明转向当中，文学批评的危机也随之出现了。较之从前，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它无法去跟新闻竞争，也无法跟绯闻竞争。尤其是理性的、有深度的声音，很容易被喧嚣的流行话语所覆盖，成为一种相对沉默的所在。而这种相对沉默，在中国经常被视作文学批评失语的罪证之一，批评家也可能会因此对自身工作的意义感到困惑。

困难与困惑，也来自青年批评家如何在职业和志业之间获取平衡。在今天，有很多批评家都在学院、研究院里任职，而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往往被认为是高于文学批评的，这也会给希望以批评作为志业的学院批评家造成一定的困扰。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建立，肯定了批评的重要性，视批评作为一种体面的精神事业，也为批评营造了另外的意义空间。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批评家来说，这一理念之光的照耀，以及制度的切实保证，无疑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所有受聘者将珍惜这个机会，相互砥砺，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深入文学现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事业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